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 
第十回 男女同房嬌做態 鴛鴦共枕戲風流

樹春見月姑情動，料事可圖，即上前抱住叫聲：「賢妹，可笑你一世聰明，今日還不曉得我到底是桃來還是梅？」月姑聽見此話，把樹春上身看到下身，仔細一看，只見裙幅中照出兩足，只因此時乃是熱天，衣裳單薄，所以照見。嚇得月姑心驚肉跳，滿身發汗。連忙推開了樹春，站起身來罵道：「你是何方光棍，男人假扮女妝，前來我家，快快從實說來！若不然，呼喚起來，想你性命難保。」

樹春道：「妹妹，且自寬心，不必著急！小生非是光棍，正是杭州柳樹春。張金定為了小生一人，不肯過門啼啼哭哭，要尋死路。小桃說我容顏宛似張金定，所以改扮女妝，代張金定過門沖喜。小姐切不可揚聲，小生是眾位姑娘意中之人。」

月姑聽了此言，便把眼一揉，重新看個明白，果然容顏宛似張金定。原是我瞎了眼睛，如今在著房中，料想這冤家必要行此沒正經的事，寧可推辭，決不可以。

月姑往時未見柳生之面，朝思暮想；今日見面，膽戰心驚；雖然曉得風流之意，亦是黃花閨女，一時渾無主意，如泥塑裝成的，連一句話也沒了。樹春道：「姑娘莫要呆想，機會難逢，況此時房內無人，我和你共枕同牀，成就美事何如？」

月姑滿面通紅，應道：「未成大禮，私下交情，恐被人知道，怎生是好？」

樹春道：「呆姐姐，你不癡，我不呆，眼前樂趣，何妨後患。」

說罷，雙手把月姑抱祝月姑此時身不由主，只是兩手亂掙，不覺雲髻斜垂，頭上鳳釵墜落，又不敢高聲，又怕又驚，又憐惜才郎；被樹春摟抱在牀，手摸鼻嗅，百般調戲，做下多少風流。便道：「我與你解帶寬衣，卸下紅妝，同牀共枕，齊赴陽台相會好麼？」

月姑吟想道：「今夜若不從他，卻使多時掛在心頭，當面錯過；欲待與他成就風流之事，又恐被人知覺，怎好處分。」

正在無主意，低著頭。樹春正在登雲駕霧之際，月姑半推半就之時，忽聽見叩門之聲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小桃，恐樹春弄出事來，放心不下，代人著急。來到高樓之上，只見密密關得不通風，所以叩門。裡面月姑聽見，立起身來，正要灑脫。樹春一把抱住道：「料來叩門不是別人，必定是丫環小桃，待小生開門，你且穩坐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出來開門，小桃輕輕走進說道：「大爺，你是官家公子，知書識理，禮義綱常，須要自守。還是到夫人那邊睡好，不要做下天大的事來。」

樹春說：「知道了，不要多言。」

只管把小桃亂推亂擠出了門外，連忙緊閉房門，再四也不肯開了。小桃無奈，只得下樓而去。樹春哈哈的笑著走入房來，月姑問道：「哪個叩門？」

樹春道：「就是那小桃，更深夜靜，無故叩門，實在可厭。」

說罷雙手抱住月姑，上了牙牀；親自與月姑寬衣解帶，月姑此時身不由主，被樹春拍開兩腿，直抵巢穴，兩下裡魚水相邀，狂至半夜雲雨方止。月姑道：「我十六年之操守，一時破之郎君，不知終身之事，如何是個良策？」

樹春道：「小生蒙姐姐不棄，今宵歡樂，便是終身姻契。我想八美圖中，姐姐的媒，是我自做的。」

月姑道：「今宵一身相托，幸勿見棄。」

二人談談論論，情興復發，重赴陽台，顛鸞倒鳳，直至五更，方才側身相抱，一覺濃睡，至日升東方，才起身開門。只見小桃在那門外聽候，不言不語地進入房內。樹春笑向月姑道：「這小桃不比尋常婢女，你我情由不必瞞他。」

月姑低頭坐的，不作一聲。小桃把頭亂搖，說：「你們二人做下此沒根的事來，只怕員外安人得知，那時怎生區處？如今事已至此，須小心提防，不可露出馬腳。」

二人點頭。自此之後，日裡夫妻恩愛，相親相近，甚是稠密。再說上卿病重，在書房請醫調治，服藥無效，員外夫妻二人，終愁滿懷。那沈員外有一個表弟，住居蘇州，姓名名滄海，係是三世祖傳名醫，脈理精通，合郡之人，稱他為何一貼。若有小可之疾，只須開下一個方兒，服了一貼藥兒便好。所以人稱他為何一貼。聲名大著蘇州。

沈員外聞知他高手，即打發家人前去請來看視兒子。何一貼到了沈家，診視上卿症候，即開一劑藥方，服下便覺見輕。員外夫妻二人大悅，款待留住看除病根。此話暫且丟開一邊。再說張永林公事明白回家，此時柳大娘瞞不得，即把樹春改扮情由說了一遍；永林聽了此話，一時大怒，罵道：「此事並非兒戲，今日這般所為，若然不弄出大患，亦不得干休了？」

柳大娘只得忍氣，不敢作聲。惟是心中埋怨金定而已。再說柳興身傷已愈，安然如故，一時不見樹春，忙問永林。永林把此事一一說與柳興知道，柳興聽見發惱道：「怎麼男人打扮做女子去人家裡？況且我家大爺沒正經，倘露出馬腳，被沈家知道，那時豈不做了場大禍而來？如何是好！」

且按下張家之事，再說樹春與月姑日間姑嫂相呼，夜間同牀共枕，恩愛如魚得水，不覺一月將近。月姑有孕在身，不思飲食，精神頓減，形容憔悴。安人忙說與員外知道，員外心中暗想：「我想起上卿之病，多虧表弟看視，如今漸覺見安。哪知女兒又病起來！幸喜表弟未回，待我請他與女兒診視一番。」

主意已定，急到書房相請，同何滄海來至月姑房中。樹春急欲迴避，夫人說道：「媳婦，此位是表叔公，不消避的。過來見禮！」

樹春說：「曉得。」

即上向滄海行了一禮，何滄海連忙還禮道：「老朽無一物相贈，姪媳婦還須怨怪。」

月姑勉強抬起身來，硬了頭皮亦見一禮。自覺含羞。何滄海把脈一視，心中錯怪道：「此非是病，乃是身中有孕的。」

即問說：「阿哥，姪女兒完婚幾時了？」

月姑聽見此言，心中急得滿面通紅。樹春一時嚇得面如土色。小桃驚著，心膽皆裂。員外安人同道：「賢弟問此話，實在沒來由！小女還是黃花女子，未曾結親，怎說此話？還要借重賢弟為媒，擇一快婿。」

何滄海道：「若要小弟為媒，實是有興的了。一邊說，一邊只管視樹春。心內狐疑，既然未攀親事，怎麼有孕在身？必有暗裡私情之事。我看姪媳婦不像個女子，其中定有蹊蹺。何滄海看出了一點破綻，只是不好說的，即改口道：「阿哥，姪女無非感冒些風寒，待我定一個方兒，吃一劑藥子就好了。」

即站起身同員外安人出了房中而去。月姑埋怨樹春道：「今日卻怎樣了，害人不少！皆你一人，倘若父母查究起來，奴與你性命必然難保。」

樹春道：「姑娘只管放心，不必著急。以我看來，料亦無妨，有什麼禍事！」

月姑唾道：「虧你一生聰明伶俐，還如此安穩，一些不知。方才表叔與我搭脈之時，說姪女完婚幾時了，又把你看的目不轉睛，決然疑惑在心窩裡。恐怕被他認出破綻，私下將情說與父母知道，那時父母查究起來，你我二人性命怎生區處？」

樹春聽了此言，方才驚得手忙腳亂道：「如今快商量一個兩全之策，方保無事。」

小桃亦覺心急，連忙走出廳堂打聽，只見何滄海道：「哥哥嫂嫂，那張金定你們可曾有見過的麼？」

員外說道：「若說張金定，與我女兒還有華家、田家、陸家姊妹六人，結為姊妹，時時來往，曾見過的。」

何滄海道：「據哥嫂所說，都曾見過的，怎麼反像不見過的。我看起來，只怕姪媳婦有些奇怪，只怕陽貨形容像仲尼的。姪女如今身中有孕，哥嫂因何不知？」

員外安人聞說此話，心下將信將疑，何滄海又拉了員外的手，到天庭心裡附耳，卻不知言下什麼話？小桃見了此局面，回身急急走進房中，把此情由細細說了一遍。二人驚得目定口呆，連話也說不得出來。樹春心下也暗自追悔，我如今若一身脫逃，豈非連累眾人？兼又與月姑結成偕老姻緣，生死合在一處才是，決然不可兩下拋散。即安慰道：「賢妹不必心焦，我與你二人，總然生死相隨，到不如挨到三更時分，同你一齊逃走如何？」

月姑此時驚得面如土色，心中猶如亂箭穿心一般，渾無主意。小桃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！倘若被人拿住，那時便怎麼處？」

樹春聞言跌足道：「情之首，罪之魁，都是我一人之故。如今我若丟下姑娘，自己脫逃，豈非連累姑娘一人？而且大家沒臉。或不逃走，被員外查究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

三人在著房中，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。再說安人看見何滄海捏了員外的手到庭中，不知說下什麼話，便問員外道：「方才表弟向你耳邊說下什麼話來？」

員外道：「他說女兒並不是感冒風寒，乃是懷孕在身。又云張金定不是女子模樣，宛似男子行動。我想上卿才得病好，且慢聲張，須要瞞過家中大小，今朝黃昏時分，悄悄去女兒房中，留心打聽他們的行動，便知男女真假分明，斷然不可與上卿兒子知道，恐他生氣，舊病復發添重。」

安人說：「員外，我想女兒知書識理，聰明伶俐，平日間為人甚為端正，決無此事。」

員外道：「不必多言，今夜你前去留心打聽明白真假有無便知了。」

說罷向書房去了。安人心下半信半疑，何表叔為何說了此話？待我到女兒房中打探二人行動，便知端的。一直來到月姑房門首，只見小桃在那裡立著。便問道：「小桃，你在此做什麼？」

小桃笑臉應道：「安人裡面請坐。」

安人移步入房，樹春心下著忙，只得放下膽站起身來，接住道：「婆婆請坐。」

安人問道：「媳婦，女兒哪裡去了？」

樹春道：「姑娘身子不快，煩悶得緊，故此在牀上睡的。」

安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必喚她。」

又把眼上下細看樹春，並無破綻，宛似張金定。表弟之言，真正荒唐！他是年老之人，眼睛花了，顛倒看錯。豈不將我女兒屈殺了？也罷，待我試問一聲，看她怎麼回答？即笑道：「我有句話特來問你，看你容顏原是張金定，看你行為有些不像。不曉得是真是假？須要把真情說與我知。」

樹春見安人話語，是認不出破綻，強將言語試問的，不甚查究。即時放下膽，假作硬嘴，頓時面孔大怒道：「婆婆說哪裡話？張金定，誰人不認得，若說行為，爹娘生就這般樣，何故把此話相欺？別樣事情，還不打緊，此話叫我如何做得成人！」

說罷便丟下一個眼色，叫道：「小桃隨我回去。安人說我是假的，待我回去，她自去接真小姐來。」

安人看見樹春如此著急要回家，就說：「媳婦休要見怪，此話實在與我不相干，是何表叔說的。」

樹春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他看病怎麼說出這番怪事來？」

安人道：「他說女兒不是感冒風寒，乃是身懷六甲；又說媳婦不像金定，卻像個男子行像一般。故此叫我前來探問真假。我一時滿腹將信將疑，所以問媳婦此話。」

樹春聽了安人此言，一發做作起來罵道：「為人不圖廉恥，不怕羞慚，我與何老叔拚了一命罷了。不用多言。」

即將房中掛的一把寶劍拔了就走。小桃隨說道：「小姐今日不與他拚命，當真不是張金定了。」

安人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向前扯住道：「媳婦，凡事三思。看我面上，千不是萬不是，是我說的不是。你若與何叔公拚命，家中一定吵鬧，不得安寧。」

樹春道：「婆婆，我雖然是個女流，也當不得他把這沒根的話相戲。我定要與他見個到底是男還是女。」

安人勸說：「媳婦，你休要動氣，今日看我之面，況且你是幼卑，他是尊長，於禮上你也差他幾分。」

樹春還是做腔不肯放手，一直要去。小桃止說：「月姑身子不快，在牀上睡了，不要驚醒了。看安人面上，丟開罷。」

即將手中所執之劍收起，樹春假意哭道：「原是我爹娘沒主意，與我攀下這門冤家，衝什麼喜，過什麼門？被人欺得這般！倘外人知道，豈不惹下一場笑話！叫我哥嫂哪裡做得人？」

月姑在牀上聽得明白，坐起身來。